

尚友錄



尚友錄卷之三

清源秦大夔輯

御史中丞劉溫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
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惟溫叟焉開封府尹光義聞溫
叟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
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
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死然吏還以告
光義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乃命輦歸府中他日
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辭錢事帝嘆

賞父之一日晚過明德門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
溫叟故令馬前呵道如故翌日請見曰陛下登樓則
下必希望恩賞臣所以呵道而過欲示衆以陛下非
時不登樓也帝善之

溫叟清白之節正大之識皆表表過人其含蓄氣
象至今宛然可挹令在孔門當入曾閔之列

寇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
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
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早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衆以

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言大旱之徵蓋
刑有所不平也帝問以不平狀準請召二府至而言
之二府至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賂吉
賊少乃伏誅淮以叅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
杖之又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於
是以準為可大任故有是命

萊公侃侃氣象足稱一代偉人至魏徵之褒尤見
宋室不失藝祖家法孰謂古道不可復乎

寇準數短王旦于帝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

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
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
也帝由是益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
聞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
中書亦違詔格堂吏忻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
準大慙謝及罷準托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
之任豈可求邪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
武城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準入見謝曰非
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愧嘆
以為不可及

王子明休休大臣之度求之三代亦不多得

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契丹有優人以文宣王為
戲道輔艱然徑出契丹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
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
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契丹
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
道輔曰不和固無害道輔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爭
端帝問之道輔曰每漢使至彼輒為侮慢若不校恐



原件短缺

P4

益易中國帝然之

處不測之虜庭而正氣侃侃令中國增重九鼎

宋以富弼使契丹弼得命即入對曰主憂臣辱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遂以官爵賂焉遂往見契丹主曰北朝忘童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北

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必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乎弼罷劉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惟有結姻可議耳弼不復議婚專議增幣契

丹主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為
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納字弼曰亦
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於
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無愛
南北固不憚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
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
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
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
此禮哉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

留增幣誓書而使耶律仁先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
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
彼氣折矣可勿許也

契丹來言地目中已無宋矣富公以一介之使立
談之間能奪黠虜之氣杜禍患之萌蓋勝於十萬
師矣真社稷臣哉

張貴妃寵冠後庭其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使唐介
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為首相介
遂劾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竒錦緣閣侍通官掖以

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白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聲色俱厲衆恐禍不測修起居注蔡襄趨進言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伏望寬貸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朝中士大

夫以詩送者甚衆獨待制李師中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唐子方一時顯諍遂為當代名臣令百世之下聞者興起

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庭式及第其女已病兩目皆盲女家貧甚不敢言

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
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諧老

既第而娶瞽女不肯背其初約此豈以窮達久暫
二心者哉推此以往善可勝用

御史吳中復請召還唐介文彥博因言于帝曰介頃
為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
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
者

潞公召復唐介一事足為百世相臣之師世乃有
謂其矯情歸過人主者吁亦左矣

包拯權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
敦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
不為辭色以悅人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
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
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笑
比黃河清焉

性峭直而政敦厚則剛克柔克矣至貴戚斂手童
稚知名豈是襲取

韓魏公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妓張氏姿色
美麗券成張忽潛然琦問故張曰妾本供職卽郭守
義之妻也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敗官今秋
高歲晚實恐盡室饑死京師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
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敗官果
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張欣然而去郭後
得辯雪且得調淮右見闕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遣
人謂曰吾位宰相豈可娶士人妻向者錢費用盡取
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兒女張涕泗感
激百拜而去琦之隱德如此者甚多

韓公正大之度仁厚之德卽此備見固知相業有
本哉

南康軍周敦頤初名敦實避真宗諱改焉初因舅鄭
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辯邑
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
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逵不聽敦頤委手
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
也逵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

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今為憂而又以污穢善
政為恥歷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
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著通書四
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
孟之本原大有功于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昞
以其學為知道因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
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
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
悟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
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既至南康即築
室於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
以名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濂溪理學淵源聖真至宦跡又復表表如是孰謂
儒者無實用乎

河南邵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
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
者數年已而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
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

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受易於北海李之才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搏源流最遠雍探賸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多所自得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遂行伏羲先天之旨然而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親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及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遊焉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

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留守王拱宸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舉逸士補潁州團練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卒贈著作郎後賜謚康節先生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又益尊信之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卒顥為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

經世書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

堯夫高朗超逸蟬脫物外盖有希夷之風非世網所能樊籠者

太常禮院張載志氣不群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盡棄異學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以東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舉進士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御史中丞呂公著薦于朝上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他日見執政王安石安石

謂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王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語多不合寢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復命按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御史天祺及伯淳並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橫渠橫渠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先生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

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辯鬼神
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
井田學校之法皆有條理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
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正蒙西東銘行于世

橫渠力學敦行令在洙泗當入曾氏之列

御史張戢橫渠先生季弟少莊重老成長而好學不
喜為雕蟲之辭以為貧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為監
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以堯舜三代進于上前其大
要啓君心進有德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

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
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惠
卿刻薄便給假經術以文奸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詣
中書省爭之安石舉扇掩面笑戢曰戢之狂直宜為
公咲然天下之咲公不少矣遂謝病出知公安未嘗
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

安石新法諸奸寔成其禍戢不難於直斥英風奕
奕不愧橫渠弟矣

蘇子瞻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

敢與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人時
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
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得日矣夜與
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
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
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
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
不動以至于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
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為之愴
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
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
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
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昆陵不復買宅借顧
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人情處豐裕之地捐財猶易子瞻處非豐裕而能
輕數百緡之產高義曠襟足薄霄漢

程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嘗時自愧不能以
誠感上心遂至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後

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顯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克養有道純粹之氣盎于面有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是皆正路之蓐蕪聖門之閉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顯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

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明道天賦中和克養純粹蓋一代偉人至曰新法之行吾黨激成則居然孔氏家法

尚書左僕射司馬光時兩宮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為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塋送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自少至老

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
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
德有不善曰君寔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淡然而無所好
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
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
為民害者剗革畧盡或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也
他日有以父子義問上則禍作矣元毅然正色曰天
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皆先帝本
意也

溫公望震四夷功業至旋乾轉坤而根抵處乃在
平生所為無不可對人言者誠心自然天下敬信
固知實德重哉

鄒浩將論事以告其友宗正寺簿王回回曰事有大
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大夫人素志也
及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遊錢與浩治裝往來經
理且憫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為之懼回居
之晏如御史詰之回曰實嘗預謀不敢欺也因誦浩
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回即徒步出都門

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

士完之以諫顯固稱表表至王回之贊成周旋患難不避猶有古人之風

陳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
曖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
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
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
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
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

爭辯移時至箕踞評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
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矍然改
容

不受權相爵祿之縻而以直言決去就可謂見機
明決不俟終日矣

李約為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
胡忽病革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二夜光遺約且以二
女為託女絕色明日胡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
窺覬約乃悉籍其數寄之于官二女立為擇配乃殮

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舍之人無見者後胡屬求
理財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時人莫不稱歎

恤死撫孤人猶可能至不受夜光之遺則高潔過
人遠甚世之見利苟得者可為愧死

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
縉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任言責此
而不言可乎遂上疏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
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
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

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
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
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

抗疏權奸人所難言禾真烈士哉碎首數語忠義
溢於言表固宜其感動人主

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忠孝正直取則于司馬光在諫
職正色立朝面折廷諍為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
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年既老群賢凋喪畧盡巋然
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

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以即大用默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守正嫉邪九死不恨真鐵漢矣斯風也可以庶頑立懦

右文殿修撰張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之望年四十八而卒帝聞之嗟嘆不已朱

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穎悟夙成父沒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思而退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事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

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為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覲舉手欲揖杖急掩其窓櫺覲慚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杖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故夫則以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杖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杖嘗言曰學莫先于義利之

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南軒學問洞朗器宇高峻大是任道之器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倉卒得金不認此其器度超出尋常萬萬後來事

業亦可預卜世有號為士人者屑屑爭較蠅頭亦鄙甚矣

國子司業陳垣史彌遠之甥而德剛之族弟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至是以吏部侍郎致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與權貴聯戚而絕之若浼亦中古以來所不多見世之攀援親識夤緣貴顯者宜赧顏矣

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初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乃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

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
日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
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
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
為之感動

天祥當國家傾危之際而抗節赴難卒死王事是
豈以存亡二心者哉功雖無成而忠義凜凜至今
猶存矣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茅屋數楹而樹石自然幽勝

有田數段足以供饘粥而已隱居好學不求仕進尚
文好客客至必留飲以故歲常釀酒數石而自奉則
布衣草屨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墮陷
諦視之下有石甃啓之皆白金也廼亟拚之一毫弗
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值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
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廼啓其穴物皆如故日
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廼
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用
其子純夫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封如其官壽至

九十七而卒

濟衆猶易弗取為難此其人物蓋宇宙內不多得者緬想高風令人興起

元房之弟與壽元人天性至孝自幼茹荼不月不食府史謬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常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擲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公居後耳軒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媿謝之世祖初分藩在秦用平章咸寧主野仙薦徵侍藩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衣乃末節耳

公權教語嚴正簡切深中文宗之病蓋有古大臣之風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缸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箠楚弟景恮下第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

人求關節乎

鄭母之賢可謂曠古罕見景讓以廉正承家真不忝為子矣世之為人父為人子者可以儆省

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王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右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居中書而筆塗密詔風裁凜凜可稱唐室人傑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

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為賀遣一從史先往對方灌園從史不知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客從史見有懼色軒殊不為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

處士鄉行尤其尋常至累徵華秩終身不仕夷朝則高風鳳翔千仞矣

尚友錄卷之四

清源秦大夔輯

徐武寧達南征陳有定至蘇州閭門見一女子絕色
即以重幣備結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
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侍巾櫛固拒不
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貲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
如此

為大將而能飭行如此固宜其以功名終也是安
可以武人目之

誠意伯劉公基舉元進士不仕嘗遊西湖見西北異雲起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我當輔之後

太祖遣使聘公入贊帷幄平定中原密謀居多為太史令一日

上以事責李善長公言李公舊勳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為之地耶公亦不以介意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為不可曰楊有相才無相器

上欲相公固辭進公爵又固辭封誠意伯歸老鄉里公從龍勲業彪炳宇宙至以害己者而為之地以素厚者而阻其相為國忘私何等識度乃竟辭相歸老鄉里宛然赤松之遊留侯之後一人而已

中丞章公溢弱冠從師王叔剛游為正心脩身之學篤於教友會閩寇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山中存仁為寇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謂賊曰我願代之賊重之不敢加害公父喪未葬適兵發里閨室廬被焚公稽首告天火至柩所而滅先與

兩兄析居已久後創第龍淵請兄同居事母

太祖龍興應召擢營田僉事巡行江東兩淮復改浙東尋擢副使公以同列獲罪力辭不拜仍以僉事平定浙寇洪武初拜御史中丞

太祖祀杜稷會大風將殺禮官公曰禮官議雖未盡陛下一誠足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復值母喪親負土石營宅兆哀毀而終章公行誼宦業彰彰如是心身之學非口耳矣

國朝真儒當為第一

杜環侍父宦遊好學飭謹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執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為勿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烹藥進匕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母彌謹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

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買地南鐘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晉王府錄事

厚父之友以及其母事之終其身凡進於此者又當何如此其厚德蓋世鮮儷

太祖定金陵時陳靜誠名遇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公宜顧問左右即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三年幸其第與官輒辭不受再除翰林學士固辭除禮部侍郎又辭會疾醫療頻至病愈入謝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每從

容燕見 賜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公溫良謹恪人有過被 上譴力為解 上喜公誠篤每聽公言嘗曰卿老不欲仕有子可帶刀衛朕公頃首伏地辭益靜澹泊恬退始終一致年七十二卒處士不受官至於卿貳之貴辭之終身即於其子亦不願受官豈所謂蟬蛻世外者耶至今仰之殆如景星慶雲

鄭華洪武壬戌進士建文中謫東牟州吏目靖難兵至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柰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

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平乃稱病尋醫携家托友人無錫丞趙次進亟還州州長貳以靖難兵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憑城守力不支請援山東又不至不食五日而死

以謫官郡幕而死國難如此蓋誠見君臣之義無逃於天地間者

高賢寧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為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使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其友紀綱時為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職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余為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網言於上得遣歸年九十七卒

當龍興之際人人欲攀鱗附翼以冀尺寸賢寧獨不受官且念書生食祿之義夷齊之後不多得者夏忠靖公原吉先世施德與人大父宦湖沔遂家湘陰公德量汪洋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醎公但啜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憇于野馬驚而

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遙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
且言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隸盜銀酒器數
事為邏者所獲公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寧忍為
此仍與所盜杯一遣之隸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
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呂尚書為子乞官

上以問公公對曰震先朝有守功宜量與一官或
語公曰彼昔奏公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彼何與恭
襄陳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襄總漕運又內
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時同事有性疏

急者嘗書公姓于座右自警少忘之性如舊歎曰夏
公真不可及也

夏忠靖休休之度真侔滄海矣至處呂陳二公尤
足為萬世大臣之法

楊文貞士奇自少知學手不釋卷年十二鄉人請為
童子師有鯁生携書過館下色悽甚公問故云有母
不能養公曰嗟乎人孰無母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
得束修奉母

文貞以童稚之年器度已如此宜乎後來功業表

表乃號為士夫者炎涼之態至不堪言亦可慨已
楊文敏榮從 文廟北征蚤發凌霄峯公與學士胡
廣金純金幼孜迷失道 太宗命中官二人及傳令
者追尋得之時昏黑中官疾馳去公等復迷入窮谷
中幼孜墜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為整
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
之自乘驛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不勝疲勞翌日出
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 上大喜慰
問良久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上

曰廣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

薦僚友之誼至於患難共之况大而君父乎胡金
二公有厚顏矣

廣東布政司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諸物將以餽
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閱無揚士奇名獨 召
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
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
以當時病未有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
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

一無所問

不以奇節自居且為諸臣寬解懿哉數語居然有
道丰度

中丞顧公諱佐河南太康人洪武庚辰進士除莊浪
知縣午節會射將吏以文士易之公連發三中且進
止有禮無不驚服尋擢監察御史守正嫉邪遷江西
按察副使召為應天府尹剛毅不撓吏民畏服勲豪
貴戚為之斂手政聲赫赫議者謂類包孝肅之知開
封宣德初臣僚習尚宴樂以奢相競公為左都御史
乃奏黜貪淫彈劾不廉朝士禁用歌妓糾肅百僚朝
綱大正天下想聞其風采

顧公別歷中外風裁凜凜至禁朝紳請妓一洗累
代靡風功力更為宏遠

尚書楊公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隣
家構舍侵其甬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
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此些也
不妨之句又以隣翁生兒恐乘驢驚之徒行如此等
紀載已多又聞其先墓前碑為數田兒戲推仆墓人

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毋驚之

此等人蓋天植仁厚之德者聞其風令人消鄙吝之氣况身親見之乎

英皇北狩虜數請使迎 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遂陞大理少卿高文義公壯榮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 上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龔遂榮投匿名書公所言 上皇之出為宗社計迎復宜從

厚 主上當避位固辭而後受之乃可不然貽譏千載公袖入朝傳示群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 闕下下詔獄 上亦不深罪比 聖駕至公復上章以伸前議無所顧忌聞者義之榮之義舉至再至三真能明大義者噫令于肅愍諸公能明斯義當無奪門之事

天順元年内閣徐李被黜石亨語人曰我欲荐彭時入閣但未與接識耳人勸時往一見之時對曰素不

憤枉見人有相愛者曰今人持重賄求見不可得而徒手一見何傷時對曰承厚愛實不能往且予本無他望見人求拔雖進亦可耻也竟不往無幾時有入閣之命使先一見之何足榮也

石亨一時氣焰薰灼有識知其不終固宜彭公之斬於一見也此等大關鍵處士大夫宜看得破

陳茂烈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

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奉使廣東所司致贖謝曰我窮時嘗授徒兩臬司尚不欲規利于人况今日耶於是往拜白沙陳公用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甚喜且告以為學須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先生以母老乞終養供母外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妻子服食粗糲皆人所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

起於寒微者易艷於利祿茂烈獨以清素終其身
視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矣

醫間先生賀公欽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
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二年舉進士為戶
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糶世
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去官執子弟禮
事白沙既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泰陵初薦授
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毋憂上疏懇辭公不務
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

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
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
之凌溪釣臺子士謚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
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從事正學蟬脫軒冕此其於天爵人爵之間辨之
早矣孰謂古人不可復見

魯希文自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業邑庠攻苦食澹
篤志經史雖大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嘗咬得菜
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以清操自勵及登進士

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邑長贖寶楮萬緡辭勿受
或曰贖亦禮也何故拒之公曰區區始出仕可以此
自累乎後任御史常州有巨商罹法鄉人懷金三伯
兩乞減死公叱去之鄉人以姻戚故復來遂執之公
父卒無以為斂公卿賻治其喪始克襄事公為人剛
正清慎內恕外嚴寡嗜欲薄滋味歷仕中外二十餘
年家無饒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莫不咨嗟歎息
初登仕籍即勵高潔此士人所難至於歷仕二十
餘年家無饒貲清節充足表世

南陽李其閣老文達公之大父也公未生家有廣地
千畝歲種綿花收後載往湖湘間貨之是時價頗賤
停于邸舍越三月適臨江三商議值三百兩交易訖
但貨未及發舟邸忽火延燒無遺三商者抱持而哭
曰某等假人財物為販江湖頻年辛苦合積資本一
旦罹此禍殃是天絕吾輩也躡地號天各欲自盡某
聞而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尚為我貨物失價存我
當還汝亦理所宜汝失貨本無以為生我尚能力業
歸可再致人人咸義之即還其價三人感謝不已旦



原件短缺

P12

夕其家有客假宿于舍傍夜半聞堂中有人聲客起竊視之見兩緋衣人坐相語曰李某陰德固有但陰宅所向不利耳畧轉從某向貴不可言詰旦客以告而去異其言即易所向明年生文達公中宣德癸酉進士天順末首相云

為賈而輕數百金以濟人急此其器識已不在人下世為士人者柰何心劣商賈

陳恭愍選轉廣東布政為中官韋眷縱慾播剝上疏劾之眷乃誣撫他事朝命勘問眷賂選所黜吏張聚

令誣執選聚不從對法司大哭搶頭言陳布政冤乃執聚拷掠竟文致選罪逮至南昌卒于石亭寺張聚乃上奏選砥節奉公橫罹說構臣以罪人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銜屈抑之冤長謬佞之奸為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事罷眷鎮守弘治初工部主事林沂疏雪公冤詔復官禮葬

陳恭愍以觸奸賈禍固表表丈夫乃張聚以胥役而能明大義如此彼附權枉法者何啻狗彘

禮部左侍郎文清薛公瑄永樂辛丑登進士第擢御

史監湖廣銀場暇日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
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或通宵不
寐既至轉左少卿作大理箴以自警時王振當權聞
公名以同鄉故雅欲見之或邀拜其門公曰安有受
爵公朝而拜恩私門耶後遇諸途公違衆不下禮陞
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
江上獨公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耳尋轉左侍郎居數月議將遣使求獅子於南番公
言不可不聽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

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歸

文清方正大節真是凌霄漢矣令人仰之如泰山
北斗

王文恪鑿與壽寧侯有連姻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
斥去或以為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耻之
廼今自附壽寧耶

文恪絕姻壽寧一節足為士大夫法程彼攀附者
得無媿死

少保文達李公賢初登進士第使山西見河津薛瑄

講論淵源心悅之益學不厭天順初年入內閣極言
錦衣官校差出提抄罪人勢如虎狼貪財無厭省司
不勝其擾

上察之得其實召其指揮戒之後不敢肆四年會試
落第舉子奏考官劉瑄校文顛倒 上疑問曰何以
處之公曰此乃私忿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乃
止

文達相業表表原從文清理學中來至以弟之不
中而稱考官之公充見無我之度

馬端肅文昇河南鈞州人整飭遼東軍務會太監汪
直巡邊他撫臣戎裝遠迓除道飾厨賄託隨從見汪
叩頭惟公與汪抗禮奴視其左右後轉吏部尚書正
德改元太監王瑞以大昏禮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番
字公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給事中有以為宜聽者
公曰墮其奸計則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在
部時重名節勵廉隅無名之請非分之求痛加裁抑
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
屢抗中貴何等力量乃退然不自居何等氣度

劉忠宣大夏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為兵部郎中時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於尚書異一往見公竟異謝不往後為兵部尚書

孝宗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進對曰臣下以揭帖頭行是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容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居郎署不見中官是大節槩為大臣不進密揭是大識度

吏部尚書文靖魏公驥歷任考功員外郎南京太常少卿吏部左侍郎前後居官清正有聲臞然若不勝衣雖太監王振亦禮重之呼為先生贄見惟怕一方振亦不較調禮部復調南京吏部值郎中廢時暴亡公以已壽噐斂之其子償直不納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遺書付其子完勿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辭從之

魏公臞然若不勝衣而權宦禮重之清正之服人如此至辭塋葬勿擾鄉里則出尋常萬萬矣

吏部尚書忠肅王公翱鎮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貪風
采凜然官民畏愛提督遼東軍務措置銀萬餘兩糧
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遷吏部尚書北人進用
多公推轂然未嘗使其人知宅第三十年不改於舊
公餘退宿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
私謁苞苴不敢近權勢囑托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
怨於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復讐地耶

王公勲業赫赫至冢宰惟宿朝房恩讐不以介意
則世所鮮見者

端毅王公恕歷官撫治南陽會雲南夷獠為梗改巡
撫其地時鎮守內臣私市外夷誅求無厭公劾之并
械其下數人于京且勸 上不寶遠物花木禽獸寶

玩宜一切拒絕在雲南九閱月詔二十上直聲動天
下移南直隸巡撫公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
言乞崇恭儉為天下先凡織造官一切取回珍玩奇
貨令四方無來獻中官王敬乘傳東南搜索奇玩所
至驚懼公又具言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召災沴
上乃詔械敬下獄同惡王臣斬于東市中外稱快謂

公有回天之力遷南京兵部尚書時員外林俊以諫
造永昌寺下獄經歷張黻救之亦下獄公言二人志
在盡忠而得罪恐人自此以言為諱疏入令致仕
孝宗即位召為吏部尚書在部裁抑僥倖中貴無敢
干以私劉內閣每有所軒輊公亦不屈知州劉槩御
史李興以忤劉內閣下獄公力辯之得減死公平生
篤信好學年九十書燈達旦不熄日與士夫相接終
日講說老而忘倦劉文和以國朝第一正人稱之
端毅公以大臣進讜言忤內閣允為正人實學

章文懿懋僉事一考至吏部年四十一乞解官吏部
尚書尹旻慰留辭益力遂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
老疾如何可退公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
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
鬚鬢蚤白亦可謂老疾矣請一退之足矣尹公撫然
嘉歎特為具奏得從所請既歸閉門却掃不入城府
力耕以自給四方子弟執業雲從名卿隱士接軫于
門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為文章曰小技爾予
弗暇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

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 奏薦無虛日咸以出處
卜治亂焉 孝宗勵精圖治思得醇儒宿德以變士
習特起公為南祭酒公遭喪力辭 詔復司業攝監
事虛位以待終制再辭不獲抵任三年滿以老不能
赴京給由懇辭不待報而歸 憲廟更新大化特陞
禮部尚書公復懇辭致仕自筮仕九轉以至八座居
官歷俸僅兩考難進易退之說世尤高之時逆瑾擅
權名卿多遭黜辱而公已先幾去矣

文懿理學清操難進易退雅有泥塗軒冕之意三
復之令人神爽

陳白沙獻章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
試兩以疾辭卒不就試嶺南人遊國學者壯士必問
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為驗而因以輕重
其人焉壬寅先生別都御史朱英于蒼梧英預約束
叅隨官竢先生至掖之從甬道出入先生力辭英歎
曰古之聖帝明王尊賢之禮有膝行式車者况區區
乎有中賢謁先生廬至江滸卻肩輿走數百步庚申
朝廷遣官使交南交南人購先生字每幅易絹數

正入京師時經南安知府張弼放曹叅師益公禮以待先生左布政使周孟中甫下車即謁先生於白沙欲請先生入省南面坐受拜咨問以風一方先生辭不果賀給事欽執弟子禮懸先生像于家之內室有大事必啓焉進士姜麟以史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者對曰活孟子活孟子

先生高風不可見矣見所以尊禮先生者則先生之道德具可槩見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取者哉

蔣恭靖瑤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帽左右欲執之公曰兒幼弗怖也有婦瀉水樓牕誤濺公衣縛其夫至公叱左右去之或訝公大褻公曰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公為御史時南行舟泊石佛閣有一野僧狀甚潑野大肆罵詈舟人膚懇以告公殊不聞少頃復罵詈如初舟人復以告公假寐不應即命放舟次日一主事亦泊舟

其僧以侮公者侮之遂築楚僧詰奏被逮詢之僧乃
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一僧而妄侮吾
輩於中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里有惡少潘姓者以
牆址少差俟公出加以惡聲公曰毋論爵位只以長
少論之恐非禮也即讓還其人大慙而退他日公為
大司空鄉人以商至金陵顧先施之其人惶恐伏於
床下

恭靖休休之度可謂何所不容矣三復之令人消
鄙吝之氣

叅政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二年應試南京館
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
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窻虛有女來窺咲讀書欲把
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
領薦時年二十四矣

士子有此節行宜其早擢賢科可以風矣

江陰徐尚書晞始為郡小吏有富室謀併其鄉某甲
田產誣以人命甲不勝拷掠自引服公心憐之密導
甲家人訴諸憲司而下文于郡公核實為言其寃于

官而釋之甲泣謝而去歲父公跨驢詣常熟中途遇
甲邀公至家甲與妻泣拜設鷄黍以待公適舉杯而
甲逸問其故妻泣曰吾夫感公活命之仁家貧無以
報今夕邂逅願以鄙陋之姿侍寢吾夫已假宿鄰家
矣公大驚曰是何言也鬼神昭列使徐晞為是事邪
速覓而夫來則留否則雖夜必去矣婦依違未應公
色愈厲起解驢欲行婦呼甲還公諭慰再三乃就枕
達曙告去夫婦為之感泣
為小吏而節行若此宦業之崇天寔報之矣

軒公輓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
勿心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有司急為製衣
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為御史獨振水蘄之
聲為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
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觔多不
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
之驚異曰軒廉使會客殺雞大破費忽聞親喪次日
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
儲清操愈堅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

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

官至八座清素不改蓋天植其性者是豈肯以非道非義取與哉

王忠肅翱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餽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固辭某曰公於他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起卧自隨雖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衣領之間與之曰直可千金買第尚有餘云

宦人之餽終其身不受此豈區區博一清名已哉可謂不愧屋漏矣

劉瑾從人望召劉文肅忠入翰林比至相見見公端方又不喜業已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是年瑾誅始入內閣是時張永幸用事大臣事永復如瑾公益持重永遣其黨廖鵬來謁公不加禮奴僕視之又却其餽永大不悅不滿三月乞致仕

不許輒進讜言貴幸益不悅公又疏辭不允強起主
禮部試貢士出院既乞省墓上忽召長沙至煖閣
摘錄中數語欲罪公長沙力為解公即日陛辭去
當瑾永勢焰之時能持正不阿如劉文肅者亦不
多得疾風勁草信罕儷哉

何編修塘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
揖不得屈諸司同僚畏其勢不覺屈跪公疾聲曰禮
惟長揖何以為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也

守正持禮不畏權奸即權奸亦為曲服正氣凜凜
至今有色彼諸司同僚寧無赧顏

正德時李西涯公于劉瑾張永委曲結好羅公玘乃
公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遠教下屢更變故雖
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
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
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
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高世傳之
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
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

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墻之籍然後公言于衆
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
有日矣臨械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公得書淚下深
服其言

以門下士而以直匡其師有古烈士之氣西涯能
受直言亦自過人

劉侍郎源清任進賢令政尚嚴肅百事整齊人莫敢
犯每言及寧王怒髮上指曰不擒此賊非夫也明年
六月寧王反殺孫許二公偽檄傳至邑中洵洵謀竄

匿公閉關下令曰敢逸者斬有家僮欲避去即手刃
之以徇妻妾皆鎖置一室周積以薪俟事急舉火寧
遣兵校婁伯等來取印及徵兵公皆斬之檄報傍縣
互為防守自是民志始定寧兵不敢東向者進賢首
挫之功也公初聞變題衙壁曰節義不可失富貴不
可圖綱常萬古在我庸非丈夫後因都御史王守仁
吉安守伍文定起義公率兵進剿寧王就擒
以一縣令當變故之際而能誓死以守專城斬使
以挫敵氣偉哉丈夫可為萬世守臣之法

憲廟時僧繼曉者始以淫污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寅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進尊為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紀乃言於上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西華門外拆毀民居初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於是刑部主事林俊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蝕野熊入城監戒之昭莫此為甚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饉人民流散餓死填路賑濟無從可為流涕而僧繼曉乃欺罔聖德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寺以有用之財供

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與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傾懷陰狠引用邪佞排黜忠良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為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為不足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以為陛下仁聖之累耶疏成鎖吏閣中使書每遇繼曉及梁芳名空之書成使填吏大駭批頭泣曰此

疏果入彼此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甘何吏累也俊
曰死罪吾承不爾相及吏泣不已妻覺之俊御家素
嚴不敢諫令其僕告於俊所厚侍講何希顏力諫止
之後曰吾志已定不可回也但事定之後煩君為傳
耳因貨其所乘馬區處家事畢齋赴通政司投之語
通政司使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之竟笑曰君能言
人所不能言吾輩媿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再思
之後曰吾思已三矣云再也張度其不可回令其同
年叅議張某諫之俊不應置疏于案而去疏入詔下

錦衣獄獄臣杖之俊曰俊備員部屬見事有害於國
不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賜即死奚事杖也獄
臣壯其言具上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
爭之亦坐謫師宗州知州二人直聲振天下南京兵
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
調南京後疏出見者莫不為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
顧慮然雖被謫而繼曉亦坐事竄寺不成建則俊之
志亦已伸矣

方二奸煽惑 憲廟之日舉朝不言而獨俊言舉

朝不爭而獨徹爭嗚呼可謂朝陽鳴鳳矣

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諫 武廟南巡 帝

怒罪鞏等江彬復揚言鞏旦夕且死冀以脇衆行人
何孟循業已隨衆入䟽力言淫祠無補敗亂詞極剴
切且曰萬一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
禍已萌蓋直指宸濠不諱也彬畏事泄不以進御孟
循性謹默恥矜伐人亦未有知者至是慮衆為彬所
脇又以鞏罪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乞自今
罷巡幸勿為左右奸佞蒙蔽鞏等無罪願特寬宥毋

使後世有殺諫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
聞是言愈首悞則更四出機穽下孟循等于獄陰使
衛卒多方拷之復嗾其黨指劾言者懷姦訕 上無
人臣禮 武皇帝信之益大怒榜示朝堂毋得效尤
遵等獄上被 旨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五十罷遣
彬自請視杖杖者素視賄為重輕至是密受彬意而
賄又不至杖視他人嚴甚孟循體故羸又憤所言不
達而瘡潰骨靡不可復療越二日竟卒正德己卯四
月十九日也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䟽時安覺

之前持哭曰主君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且今又垂空囊耶孟循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為謝萬死罪兒子勿令廢學足矣草疏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

江彬煽惑惡焰百於梁芳何公徑死於諫此其難於林張二公更什倍之嗚呼比于之後不多得者宸濠反時武皇南征駐蹕揚州扈從貴近橫肆要需遊擊將軍江彬負上所賜銅瓜先驅脅人以死氣焰燠灼特甚時時以此脅蔣公瑤公付之不知守

備內官丘得素銜公尤窘辱公公曰吾安能以民脂膏博吾身榮顯上在揚州得巨魚一顧彬戲曰此可值幾何彬對以值五百金彬欲中公遂請以畀即促償直甚急公無處乃脫夫人簪釵及綈絹服纍纍負進曰臣府中絕無緡錢謹率妻兒薄物以獻上大笑曰酸儒去矣又一日假傳御帖要備胡椒蘇木瑣幅白布等物計二千餘金且刻期巡撫聞命惶懼命公速備公曰任土作貢國之經也非揚州所產而責貢揚州雖殺人無以應命撫按怒甚大聲語公曰

汝自復命人人自危公遂空手隨內侍謁見於行宮
公俯伏庭下內侍復命曰萬歲所需諸物知府蔣
瑤不肯上坐默然久之迺曰晒白布非揚產耶止
取四百疋而止復更無所望於公蓋公一抗遏偽
旨而塞其無厭之求者殆無筭也復命宦者傳問瓊
花作何狀公立書瓊花無種生於某年某觀至高宗
南渡此花遂萎謝不發上為之撫然亦納約自牖
之意也乃幸南京還駐瓜洲彬欲奪薩氏居請建督
府公持不可益怒屢浸潤以害公賴聖明竟無所

入駕旋扈送至淮奏辭不允沿徐上濟寧至臨清
復奏辭有旨蔣瑤前缺扈軍口糧三百即補完去
矣公約須數百金然計無所出適徽商吳某素重公
貸給如數始賜還方公在揚衣布袍奔趨承應祇以
身役及扈送至淮徐步行露宿艱苦萬狀瀕危者屢
揚人得公更生肖像立祠祀公

蔣公守正不阿雖萬乘為之霽威權奸亦不能
肆毒孰謂直道難行乎

王忠肅為吏部尚書忠清為英皇所信任仲孫以

蔭入監蔣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
第吾豈忍赦之哉如汝誤中第則妨一寒士矣且汝
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
為冢宰而不令孫應試亦世所罕見至妨一寒士
之語尤為仁人君子之心足以訓矣

張簡肅敷華初為郎中奉使畿內夜遇盜劫其囊得
俸銀七兩慚悔而去一日屠人告衙皂易公銀同官
詰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
是以知之是時為浙右轄家口衆大日料肉止一觔

公子某以孫來省體魁碩食蕪數人公笑曰吾固慮
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庫羨二萬餘公盡籍錄
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常笑我貧今羨二
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至是始聞戲言則為應曰
得子孫無饑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
獨在官無所私也即以小物餽遺亦必以義路夫人
卒有以悅真者公返其人問故公曰悅以為真知我
庶矣不知悅非真物也我故返之
為郎署而囊無餘貲人猶可能為藩司而不取庫

羨萬餘則清操過人遠矣是豈異人

事士君子自立固當然耳

文温州以病報衡山先生為廢食挾衣而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以數百金為温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以生活迹者郡吏士謂温州公死廉而先生得為子因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云有俞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森同年也念先生貧而才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襤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為不悟者曰兩暫敝吾衣

耳俞公會意不忍言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洳俞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柰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先生名益重寧庶人者浮為慕先生貽書及金幣聘馬使者及門先生辭病亟臥弗起於金帛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天下長者朱邱虛其左而待獨不能效枚叔長卿曳居樂耶先生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敗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此

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瓶
他珍貨直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求於先生慕先生耳
益為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
竟弗啓

世多謂文人墨士無行若衡山高潔表表如是是
可以文墨士目之耶固宜至今仰之如景星慶

雲也

楊忠愍椒山自狄道還轉遷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
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
報耳安人曰嚴相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

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奸請召二王
問狀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作詩二首曰浩氣
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時留與後人補天王
自聖明制度邁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鬼補義不
忘君如此

公始忤仇鸞偶不死犇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
繫時無幾痛哭之狀宜猶在心目而公不懼不惑
卒直諫以殞其生嗚呼忠而烈矣

王晉溪在本兵時適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勢頗猖

○卷四
獫狁浙江巡按御史鮮冕奏聞 朝廷下兵部議王晉
溪呼齎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
賊耳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此何足奏報欲
朝廷發兵殊傷國體此御史不職考察即當論罷矣
齎本人回浙江傳此語一時皆以湖州江南重地
朝廷不肯處分倘賊勢蔓延卒不可撲滅本兵甚為
失策賊人偵知此語恣意劫掠不設隄備先是戶部
為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廷光在浙江晉溪即請密
敕許公討之且授以方畧許公即命憲副彭姓者潛

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人方擄掠而
回聚酣飲兵適至擒斬無一人得脫者爾時若 朝
廷命將遣兵彼必負固拒命勞兵費財亦已甚矣晉
溪此舉蓋不煩一旅不捐一財而地方尋定謀之廟
堂之上而定難於數千里之外所謂折衝於俎豆者
非耶

晉溪此舉可為萬世殲除寇盜者之法然亦須有
許彭可以任此事者方克有濟不然鮮不憤蹶矣
陽明先生鄱陽會戰坐舟中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

即據坐遣之有言伍文定焚鬚狀暫於側席遣牌行之還坐衆皆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寧王已擒想不偽但傷死者衆耳理前語如常人服其學

當干戈之際而論學不輟至於失利不為驚成功不為喜此豈世儒區區口耳之學哉宜乎功業炳炳也

脩撰呂公柟高陵人問道于渭南薛思菴氏克乎有

得不妄語不苟交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冠大叅熊公李公延教其子公辭不獲乃館于開元寺後聞父疾即徒步歸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公曰親在床褥安忍俟乘為也孫行人歿于京遺孤不在側公衰經哭拜弔者曰禮喪無主比隣為主况師乎及返葬于鄉猶是服也宿館相葬事正德戊辰舉南宮廷對擢第一授翰林脩撰時閣瑾竊政以扮榆故致賀公却之瑾啣甚自是遜避不與往來在翰林二年操介益勵祿入祗祀其先父母書問至必

再拜跪讀門無饋遺父病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
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為白比卒哀毀踰禮既葬廬
墓側旦夕焚香號泣時郡守致賻受之既而馳幣旬
文辭門人問故公曰方卒哭而遽懷金為文吾不忍
也鎮守閩廖餽以豚米却之有客以蕪金乞居間公
笑而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鳥獸視耶性至孝
友儉朴事繼母侯色養篤至室無妾媵與李淑人相
敬如賓事叔父博如父歲饑嘗分俸賙其族衆姊劉
家窶甚時時濟之憫外祖宋乏嗣每展墓流涕從舅

瑾寓同州特訪迓歸平生未嘗干謁人亦不受人干
謁不事生產既歿家無長物世稱翰苑名臣

涇野公萬行高潔種種令人興起至於逆瑾鄉曲
獨遜避不與往來氣節尤過人萬萬者

光祿卿馬公理三原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吏部主事
員外郎中主事時上書諫

武宗巡遊者二後伏闕諍益力杖于廷員外時值議
大禮同百官伏闕進諫

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百官以公名為首逮繫

杖于廷尋復官即中時奏寢莊禪之奏即執政言亦
不從考察力罷致政私人彭澤力主被劾魏校蕭鳴
鳳為正人卒不改官公論翕然歷陞光祿卿致仕年
七十歸隱商山書院名益重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
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公亶亶應之不倦山
中野服鶴髮童顏飄然望之若仙

以郎署兩次伏闕被譴竟持正不阿執政蓋天植
剛方之性者

尚書韓公名邦奇正德戊辰進士任吏部考功主事
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某私袖小帙竊視公曰考
覈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帙為乃奪其帙封貯不檢
都御史為遜謝衆皆失色調文選太宰托意為官擇
人欲發視缺封公執不可太宰銜之會地震上疏極
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遷浙江僉事時逆廟錢寧
以鈔數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斂餽恐後公檄知縣吉
崇散其斂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先命內豎假飯僧數
千人于杭公立為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道
衢州公召儀賓詰阻之奸不竟逞又謂鎮守為浙蠹

諸不少假鎮守誣奏詔獄為民

世廟即位詔起山東山西叅議歷巡撫山西總理河道吏部侍郎南京都御史兵部尚書五疏乞歸

居銓大有執持僉臬復著風力宜其後來宦業彰彰如是

御史楊公爵富平人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食館客有遺金者公守之客至持館人公付以金客謝寡取公峻不允乃敦請家止宿焉是秋即舉魁名明年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國餽贈俱不受或以為矯

公曰彼雖禮來名重

天子使吾獨不自重

天子使邢聞者嘆服歷河南道御史巡西城權貴斂避而所覩時事不勝扼腕上封事數千言斥輔臣夏言習為欺罔翊國公郭勛為國巨蠹以事下獄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錄及中庸解若干卷既歸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其面疏粥飯履怡然自適

清風勁節凜凜不羣而獄中著述林下操提尤有古人丰度

郡丞馮公友長安人為諸生時當受廩會舊者不欲
補莫得費曾公即備十金將與而舊者物故即作賻
致其家既廩入盡奉父母父為製一縑衣公力辭奉
父仍衣布衣寧夏撫院延為西賓以親老辭厚餽亦
不受既領鄉薦仍授徒養親或有以數十金求居間
者公艷然曰得賄枉人是非如鬼神天理何以母老
謁選就也留諭來脩餽問一切謝絕事母尤謹朔望
必冠帶拜床下俸入盡奉母前及膺行取因送母西
歸稽程止授岢嵐知州或為公悔公曰母老矣安忍
急功名貽母跋涉憂後任保定丞分宜柄國時其左
右人有代中官私囑者公答其人竟置之法官歸後
適歲大侵鄉人有以田減直求售者公反倍直與之
故居盡推與兄撫其子女婚嫁不言費其篤倫大較
如此

歷觀生平行誼實所稱醇德君子仁者有後信然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impression, possibly reading '圖書' (Library/Book) in a decorative font.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likely a collector's or library's mark, containing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along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r a marginal note.

卷之四